

# 朱斐

## ——我的外省丈公

● 游青士

朱斐老居士的世誼孫輩



朱斐老居士 (王炯如繪)

編者按：朱斐老居士，字堯生，別號時英，一九二一年生於江蘇省蘇州市，曾至日本長崎高等商職留學。十幾歲青少年時，因參加上海佛教青年會開始學佛。三十多歲，應慈航法師之邀，主編佛教雜誌《覺群》，爾後主編《覺生》《菩提樹》等雜誌，其中尤以《菩提樹》雜誌歷時最久，發行達三十七年，擁有廣大海內外讀者。而今《菩提樹》雜誌，經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掃描，上傳至網站供大眾查閱，讓讀者能夠很方便地一窺臺灣往昔佛教發展的情形。此外，朱老居士亦為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菩提仁愛之家三位創辦人之一。朱老居士一生主編雜誌、講授佛法、創辦菩提醫院，全心全意奉獻佛法，利益眾人，令人感佩。

朱老居士在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三日凌晨四點四十分，於上海安詳捨報。往生前一個星期已不進食，前三天不喝水。他生前交代：不送醫院、後事簡單、不開追悼會，若前來追悼者就念佛。此篇文章為老居士的世誼孫輩游青士先生，為追念老居士而撰寫，點點滴滴情真意切，並附珍貴照片，極為難得。

家族世居臺灣，在語言系統上，父系在桃園說的是閩南語，母系在屏東說的是客家語，族親長輩也沒有與島外人士通婚，但自小的印象中，我有一個要稱呼他一聲姨丈公（î-tiū<sup>n</sup>-kong<sup>•</sup>，此為臺語音標方式之一，請參考台文／華文線頂辭典<http://210.240.194.97/iug/ungian/soannteng/chil/taihoa.asp>，以下臺語音標方式亦同）的外省長輩，他就是朱斐居士。

在親戚稱呼上，習慣都是兩個字，如阿伯、阿姑、阿舅、阿姨，再上一代的就稱伯公、姑婆、舅公、姨婆，至於姨丈，再上一代的就要稱姨

丈公三個字了。對於小孩來說，這就有點難唸，於是簡化為丈公（tiū<sup>n</sup>-kong<sup>•</sup>）二字。不過，大人間則沒有這個問題，家祖母周氏阿厝（法名慧德）老居士和家父俊傑（法名觀時）公對談時，稱他是厝姨丈（ban-î-tiū<sup>n</sup>）。

何以稱厝姨丈呢？厝字在臺灣的用法是排行最小的意思。這要從家祖母結拜的十姊妹說起。由於雪公李炳南老居士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避國共戰爭，陪同孔奉祀官舟發臺灣，浮海而來，因緣聚會寄滬於臺中東南區。當時日本在臺所創寺廟，人員多

因戰敗被引揚返國，所遺寺廟除由政府接收外，部分委由臺籍布教人員管理。戰後百廢待舉，民眾物資、精神均甚匱乏，若又逢病苦則求助無門，雪公具中醫師資格，乃隨緣受邀於西區法華寺辦理中醫義診，宣講《心經》，復於南區有明巷信奉關聖帝君的贊化堂宣講《佛說阿彌陀經》。承多處所請，法緣漸隆，聽講大眾遂有發起成立台中市佛教蓮社之議。

時教席中有十位女學生義結金蘭，於雪公指導下學習通俗演講，並進一步習講大乘經典，也就是前所述及的結拜十姊妹。由於家祖母在十姊妹中排行第四，朱斐居士因與排行第十的鄧細心（法名明香，曾與家祖母於贊化堂擔任醫生）女士結婚，兩家人親如一家，所以有了厖姨丈與姨丈公的這層關係。

在青士童年的印象中，丈公是高大的，經常穿著西裝，戴著墨鏡，皮鞋擦得雪亮，前胸掛著一臺相機，見面時青士稱呼他：「tiū<sup>n</sup>-kong。」他會俯身或蹲下來，用江浙口音的

臺語叫我的名字並跟我說話。丈公與家父用國語對話，因為清楚家祖母曾受臺灣日本公學校教育，有時會夾



一九五六年八月，於台中市佛教蓮社，右起游俊傑居士、朱斐居士、李炳南老居士



一九五六年八月，於台中市佛教蓮社鄰綠川側，前坐李炳南老居士，蹲者游俊傑居士，後排右一許炎墩居士、右四朱斐居士

帶著幾句日語，  
 尪姨婆和家母在  
 場時，還會說幾  
 句家常客家話。  
 時常聽大人說，  
 尪姨丈最近到日  
 本去了，過不  
 久，家中就多  
 了一組不同於一般  
 長柄引磬及大磬  
 的日式法器（有  
 著紫色流蘇攜帶式迷  
 你環形手把引磬，及



十姊妹為李炳南老師祝壽（說明：朱斐居士攝影，拍攝地點為筆者童年居住之臺中市南區未改建前的日式宿舍），中坐者是李炳南老居士，左前起九姊黃雪銀、六姊蕭慧心、三姊妹慧繁、慈光育幼院捐地者之一李繡鸞、五姊池生妹（慧霖）、七姊張慶祝、八姊林進蘭（慧蘭）、尪妹鄧細心，右前小童為筆者青士。後排左起筆者母親林菊蘭、二姊林看治、大姊呂廖阿員（正涼）、四姊周阿尪（筆者的祖母）

附日式底座音調較高的迷你大磬）。又聽說  
 去了東南亞，回來時不忘給四姊請了  
 一尊南傳泰式佛像。聽說有檀香山的  
 某某大德到訪《菩提樹》雜誌辦公室，不久，丈公會順手帶來一罐從未  
 見過的夏威夷豆（Macadamia Nuts）。因  
 為他的關愛，為青士的童年開了一扇  
 通往世界的窗。

知道丈公是記者與主編，是因  
 為家裡每個月都會收到家祖母訂閱的  
 《菩提樹》雜誌，內容有大量的圖文  
 與報導。雖當時青士年紀尚小，看不  
 懂教理論辯，但照片夾陳著中英說  
 明，加上有童話連載，偶有漫畫更是  
 有趣。常在郵箱中收到時，依守在家

祖母身旁，希望祖母能速速拆封，好  
 先睹為快。封面又不惜成本，以彩色  
 印刷，在當時還是黑白或灰階出版的  
 環境中，相當難得；有時是世界各  
 佛教聖地風光，有時是名家畫作，如  
 呂佛庭、江逸子、王炯如等先生的大  
 作，至今我還印象深刻。

尪姨婆是丈公生活與事業不可  
 或缺的夥伴。除了打理家務外，也經  
 手《菩提樹》雜誌社的相關業務，不  
 僅如此，靜宜外文系畢業的她，也是  
 臺中市東區東峰國民中學的專任英文  
 老師。青士國中就讀該校時，因為配  
 課的緣故，她還教過班上的公民與  
 道德課程。走廊遇到時，青士會低

聲稱呼姨婆好，她也會微笑點頭接受。後來聽說尪姨婆生病了，去世了，丈公頓失所依，雖然結拜的義姊們憫念這位妹夫，準備妥當時，最新式的微波爐，也做了許多簡便素食塞滿冰箱，但丈公一個人形單影隻的，有時三餐準備不來，還是會打電話到家裡來問如何料理，生活中實在有許多為難之處。人生漫漫，終非長久之計，在生活與社務雙重壓力之下，丈公因此有了停辦《菩提樹》雜誌的想法。後徵詢一位法師的意願，遂將社務委由該法師主持。在紐約莊嚴寺沈家禎居士的誠摯邀請之下，以R1宗教專業人士簽證，於美國紐約州居留，並受邀至各留學生及僑民聚居處，如休士頓、芝加哥等城市，以佛法與眾結緣。

兩岸開通後，在大陸鄉親朋友的關懷中，丈公有了續弦的想法。消息傳回臺灣，不同的意見均有，莫衷一是。如同《菩提樹》後期增錄報導金剛乘因緣一般，引來諸多的討論。後來青士有緣得知，金剛乘亦有同生

西方之修行指歸，只是徑路不同，也知道有情眾生不過是在不同的時空，順著不同的因緣，接受不同的薰習而已，當時許多無法理解的現象才有了答案。丈公的密教因緣是增上緣，終其一生並無改彌陀行，中間的紛擾，又何損其生命實踐？丈公晚年，幸有這位習醫的姨婆護持調理，能在美遊方多年，自在往返於太平洋兩岸與臺灣海峽間，福壽全歸地終老於家鄉，完完全全要感謝這位青士未曾有機會相處的姨婆。

朱斐老居士是菩提仁愛之家三位創辦人之一，青士與其近距離的



十姊妹合影，中坐者為李炳南老居士，左一與會蓮友、左二朱斐居士

相處，還是西元一九九九年，返臺於菩提仁愛之家擔任秘書後的事。由於家父俊傑公曾參與早年菩提救濟院運作，惜過世得早，所以於公，青士對機構有一份特別的情感；於

私，又能再度親炙丈公的垂慈，覺得榮幸。以空間論，丈公與青士，於太平洋兩岸各自穿梭著不同因緣；以時間論，相隔也有卅、卅年之久，有緣相處於菩提仁愛之家，也只能以緣深來形容了。

丈公成長於人文薈萃的蘇杭及華洋交會的上海，早年負笈日本長崎高等商職畢業。在相處的過程中，可以感受他老人家在大時代裡各方勢力的波瀾折衝，閱歷多元，不時流露於言談舉止；同樣是〈楓橋夜泊〉，他是以日語俳句吟誦，有別於臺籍人士以河洛語，或來臺人士以國語發音。當親日人士於戰爭結束後，惶惶不知終



台中蓮社同仁至桃園蓮社交流，右坐一游俊傑居士、右坐二朱斐居士、右坐六李炳南老居士

日時，他卻因著留日的因緣，任職國民政府國防部戰犯監獄少校教誨師。有一次青士播放YouTube上，卅年代滿映（滿洲國的國營電影公司）知名明星李香蘭的《夜來香》與《何日君再來》電影，請他老人家觀賞。他提到了當時大戰結束，日本投降，滿洲國解散，李香蘭被控以漢奸罪罪名，被國民政府逮捕。但之後經由好友幫助，其戶籍謄本由北平其父母住處送到上海，證明了其為日本人而非漢人的身分，得以被無罪釋放。遣返回日前，於上海等待引揚返國的曲折歷程。他還順著這個因緣，談到清皇室溥傑的夫人嵯峨浩（さがひろ）流離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滿洲國瓦解，嵯峨浩先後被蘇聯紅軍、八路軍關押，原擬於葫蘆島引揚返回日本。但是逃亡途中被國軍抓到，送往上海，最後由上海引揚船回到日本的事件。丈公他老人家，竟也是親臨那歷史現場的當事人之一。青士有時藉公私之便，陪同他老人家於故舊前賢間往來，於言談文字中，感受其多方為當事人設想、溫文敦厚的態度，使得青士有機會得以不同角度，梳理各重大歷史事件的起落脈絡；隨著青士年歲增長，也漸漸能夠體會張愛玲〈金鎖記〉那句名言：「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早年蓮社與《菩提樹》全島弘法演講時，為了因應本地語言之機，曾有朱老講國語一段、家父俊傑公翻譯臺語一段的往事。為了提供青士學習機會，朱老於安養護大樓講佛

學專題時，也讓青士陪席翻譯臺語給老菩薩們聽。由於旅居國外多年，久疏練習，往往名詞誤用，例如，把肩胛頭（keng-kah-thâu 肩膀）說成過人腳（kuei-lan-ka 腋下），或無法說得流利，譬如，臺語「行」字，動詞為kgian，名詞為hien，結果把「行路」（kgian-lo 走路），說成無意義的hien-lo；把「行動」（hien-don）說成kgia-don，讓大眾不知所云，聽得霧煞煞，幸朱老與在場的老修行們及時慈悲指正相救，才化解許多尷尬。

青士也有緣與菩提同仁們，在朱老的指導下，一起參與編輯出版，於台中佛教蓮社印行《佛教童話集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菩提樹》雜誌社環島布教，玉里念佛會歡送留影，前排左三起游俊傑居士、許炎墩居士、朱斐居士

之一印度之部》。在棲蓮精舍與財團法人慈光圖書館的印贈下，出版其生前最後三本《學佛回憶錄》——國史館朱斐居士訪談錄、太平洋兩岸行腳記、四十年來寶島佛教影塵回憶記（一）（註1）。隨著他老人家的離世已成絕響，所幸在資訊流通上，承蒙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十年前接受朱老的數位化授權，並於眾緣成就

下，蒐羅完整地將一至四四四期的《菩提樹》雜誌，以數位化索引於網路資料庫（註2）供大眾閱覽。

朱斐老居士晚年居上海故里，除腰椎退化、行動略有不便外，雖值高齡，但精神矍鑠，常普勸人念佛，關懷有緣，方期壽登期頤，舉觴稱度。其奈造化不仁，詎於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三日凌晨四時四十分，安詳捨報，蒙佛接引，導歸極樂淨土。於當地眷屬、親族環繞及旅滬蓮友的護持下，助唸八小時圓滿。消息跨海傳來，各界同申哀悼，菩提仁愛之家為感念德澤，於功德堂上敬立蓮位；太虛紀念館法會時，特別回向朱創辦人蓮品增上；簡董事長金武伉儷及在臺蓮友學



佛誕節，臺中市區遊行，朱斐居士擔任領隊指揮

生等一行，親自前往上海弔唁追思。

謹以此文，紀念朱斐——我的外省丈公，祝願他老人家乘願再來，如此生歷程一般地隨緣悠遊，打破一切區域、語言、宗派、知見等有形無形的藩籬，利益眾生，廣度有情。☉

#### 注釋

1. 該三本書，於本文刊載時，尚存若干。有意留念之大德，請洽菩提仁愛之家網站留言板，留言即寄，此為留言版網址 <http://www.bodhi.org.tw/index.php?sid=10.1>，或來電 886-4-2483-7148。
2.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佛教期刊論文檢索系統」（請見<http://www.gaya.org.tw/library/ejournal/index.asp>），於「刊名」選擇「包含」後，鍵入「菩提樹」，得條列式查詢結果：共一三四三七筆、六七二頁紀錄。